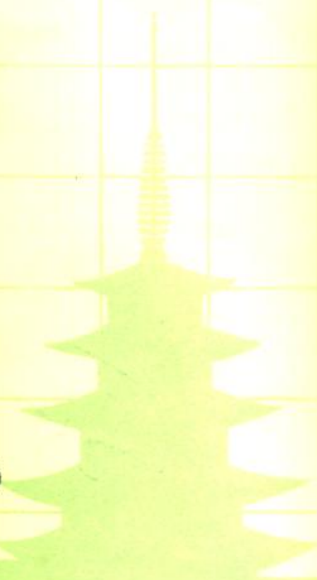


〔日〕伊藤昌哉著

池田勇人的生和死

李季安 王振仁译 回声校



池田勇人的生和死

〔日〕伊藤昌哉 著

李季安 王振仁 译

回 声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池田勇人的生和死

[日] 伊藤昌哉 著
李季安 王振仁 译
回 声 校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燕 山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 印张 120,000 字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800册
统一书号: 3203·094 定价: 1.1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日本前首相池田勇人的秘书伊藤昌哉所著，以第一手材料介绍了池田勇人担任首相前后日本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议会内的斗争。书中对从1949年到1965年期间发生的日本人民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浅沼稻次郎被刺事件，以及池田内阁推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措施都有叙述。

本书为原著的节译。

目 录

池田和我.....	1
初次会面.....	1
作为新闻记者.....	5
福岡的两年.....	18
通往权力的路.....	22
步入池田的私邸.....	22
反对岸信介的斗争.....	33
收入倍增计划.....	43
安保骚动.....	54
当了总理.....	64
政治和人.....	72
政策与姿态.....	72
浅沼事件.....	82
考 验.....	93
人的成长.....	105
心情爽朗的访美.....	109
实力者的内阁.....	112

访问东南亚.....	118
举 世 瞩 目	123
阴云密布.....	123
古巴事件.....	132
欧洲之行.....	134
政治和经济的时代.....	139
疲 劳.....	146
政治家的命运	149
中间期.....	149
培育人材的构思.....	154
短刀和来福枪.....	156
疲劳的时候	164
阴沉的正月.....	164
问题接踵而来.....	165
艰苦的三选.....	172
成为富有感情的人.....	175
告 别	181
入肿瘤中心医院.....	181
辞 职.....	187
死	192

池田和我

初次会面

我从冈山乘山阳线火车到尾道，然后再换乘去吴线的慢车，在一个叫吉名的小车站下了车。这里人口大约有五千左右，看样子象一个小渔村。

从车站出来，我走向一个长长的慢坡，顺着去濑户内海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往前走。右边是小学和操场，一片旱田伸展在前面。左边是神社^①，还有农业合作社的办事处。在房屋栉比的尽头有两幢大房子。一幢是池田的老家，另一幢是池田勇人出生的房子。

我是在车站打听好路以后走来的。没多久就找到了。院子里到处是酒桶，在太阳下晒着，门口装饰着迎春的松枝。

敲了几下门，屋里没人搭话。我便提高嗓门喊了两三声。里面走出一个穿着和服、年龄在五十上下的人。

① 神社，日本人祭奠神灵的地方，那里一般都有庙宇类的建筑。

——译者

“这儿是前大藏省次官^①池田先生的家吗？我是从东京来的报社记者……”

“您有何贵干？如果是为选举的事情，就请到忠海去，那里有竞选事务所，去那儿问问吧。”

“不，我是想见见池田次官。”

“勇人正在忙着搞竞选运动，不到明天傍晚是回不来的。”

“明天几点钟能回来呢？”

“您到竞选事务所去打听吧，……这里不好说……”

我豁出去不在东京过新年。好不容易跑到吉名这么远的地方来，见不到池田一面就回去也太遗憾了。我想明天再来看一下，于是决定先回忠海。开往忠海的火车还没有来，利用这个空隙，我走进了理发店，为的是想从老板那儿探问一些情况。

池田因当过大藏次官，对经济了如指掌。他祖祖辈辈住在这里，已经是老住户了，但见过他的人却不多，这次为了同大家认识认识，他正在竞选区里转游呢！竞争对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会当选的吧……。

把理发店老头儿的话归纳起来，大致就是这些情况。

那天晚上在忠海住了一夜，只是从外面探头往里看了一下池田选举事务所，下午就去吉名了，可是池田还没回来。

^① 大藏省次官：日本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是内阁，下设12个省，“省”即等于我国的部。大藏省相当于财政部，次官是副职相当于副部长。

我执意非见他一面不可，傍晚快到五点的时候，又到池田家。敲过门之后，这次又出来一个身穿西装的，仍然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

“呵呵，您是从东京来的呀。老实说，我也是今天早上从东京来的。我是在中野开业的医生井上。请进来等吧。我也是池田的支持者。因为他的演说计划拖延了些，好象不到晚上八点钟回不来。”

我心想：真得救了，这下可能见到池田了。本来我想这一次再见不到面就得返回冈山去。这一来将要厚着脸皮给初次见面的人家添麻烦了，实在没有办法。

这人把我引到了里屋。池田夫人出来寒暄、斟茶，我真有些过意不去。

“我是负责采访 通商产业省的《西日本新闻》社的记者。从我们报社非常熟悉大藏次官的北尻先生那里知道了池田先生的情况，就特意赶来。竞选的情况怎么样啦？”

“会怎么样呢？我这个女人家，真是一点不懂。我感到你提的这个问题太大了。”

夫人的话，说得很坦率。

前一年(1948年)年底，12月23日国会解散。这年1月23日是大选的投票日。我到吉名那天是1月6号或7号，对于池田夫妇俩来说既没有辞旧岁，也没有迎新春的心情。

快到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家里热闹起来，不一会儿池田勇人回来了。我走到门口向他讲明来意，寒暄了几句。

“什么？原来是这样。北尻这家伙派你来探听消息啦。”

池田嗓音嘶哑地说完这句话，就坐在门口当我的面咕喽咕喽漱起口来。“讲演把嗓子累哑了。”

池田解下候选人的人名标志条之后，说了一声“今晚就在这住下吧”，便进到里屋去了。

也许是灯光暗淡，没有看清楚他的面庞，可声音却很有特点。一说话，即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刚强的人。不错，正象北尻先生所说的那样，他没有官僚架子，粗豪坦率。家里人都称呼他“隼人^①先生，隼人先生！”似乎也惧怕他三分吧。

跟着池田回来的一个人凑过来亲切地跟我搭话，他很健谈。

“听说你是从东京来的？我是池田的秘书登坂。……他辞去大藏次官以后，马上在各地召开经济讲演会，走遍了选区。他到处宣传：现在必须丢开硬性管理经济的政策，去搞自由经济，不然就消灭不了黑市。……由于他讲演时间一长，声音就变哑，所以总是带着黑豆汁转游。这两三天他又感冒了，有点发烧，马上就要给他注射配尼西林让他睡觉。因为是头一次参加选举，情况还没有摸清楚，不过大致是可以当选的。……”尽管都是些片断的消息，但通过对登坂先生的采访，我对选举的前景心里基本上有了数。我在池田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返回冈山了。

当时我是《西日本新闻》的经济部记者，利用正月的休假

① 隼人，日本古代住在九州南端的萨摩、大隅的一个强悍的民族。这里指性格强悍的人。

去冈山玩一趟，那里住着我内人的双亲。我是从冈山到吉名去与池田 勇人会面的。在这之前，我和池田一次面也没见过。只是从老前辈北尻先生那里听说，“大藏省有一个叫池田的，是位超群的人材。西尾官房长官^①（1948年芦田内阁时代）发现了他，但是他没有作为社会党候选人，而是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出来竞选。既然到冈山去，不妨去采访他一次怎样？”我想起这番话，才决定去吉名。

后来听说，我最初见到的那个五十上下的人是池田的唯一胞兄斋三先生，他在那年六月因患胃癌故去。井上医生是池田内阁成立前夕死去的。这人常常对池田说：“你和小布（我的绰号）的缘分还是我牵的线呢。”

作为新闻记者

回到东京以后，我想去见一次已中选 of 池田勇人。这一次去他在信浓町^②的私邸。一回生二回熟。一到那儿，恰好在门口碰上池田，他好象正要带着家里人出门。

“噢，原来是你呀。选举的时候到我那儿去过。你还记得吗？”池田回头看着夫人说。看样子已经忘了我的名字，但还能记得我的容貌。“常来玩吧。”

① 官房长官：官房即办公厅。官房长官，是日本内阁办公厅的长官。

② 信浓町：东京都内的一个街区。

——译者

——译者

这时候，他还是很和蔼可亲的。我得到一个好的印象同他分手了。

到了二月，池田刚刚当选为议员就成为第三次吉田茂内阁的大藏大臣。我就象追逐他似的，大约一个月后，成了担任采访大藏大臣的记者。于是，我急忙去拜会池田藏相。“噢，来啦，来啦。”总算一般地应酬了两句，不象在吉名和私邸门口那样热情了。不知为什么他有些昂昂然，似乎不愿别人接近他。我感到他有点架子。其实，因为美国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①应对日占领军总司令部的邀请来日本，帮助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那时，池田正在同他日夜进行交涉，自顾不暇。

池田射中大藏相这个金靶子是有一番经过的。吉田茂在国会上控制了绝对多数票以后，最担心的是新内阁的大藏大臣的人选，为此他同日清纺织公司会长宫岛清次郎商量了一下。宫岛首先推荐的是向井忠晴，但因他被开除公职而不能起用。宫岛颇感为难，又同他的心腹樱田武进行磋商，是樱田武推荐的池田。这是后来池田告诉我的。

盟军总部非常讨厌把同池田进行交涉的过程，透露给日本报界。因占领军有绝对权威，池田也不得不对新闻记者有所警惕。这当然是记者团所不满意的。因此，不知不觉新闻

^① 道奇，是美国的银行家。1949年3月，美国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以对日占领军总司令部的经济顾问名义来日本，根据日本经济稳定九原则，拟订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后被称为“道奇计划”或“道奇方案”。

——译者

记者和池田的关系有些不对劲了。我担当采访大藏省的任务时，正是这种气氛逐渐酿成的时候。

我也在追逐新闻当中，逐渐讨厌起池田来，觉得他一点不通融，官僚气十足，神秘主义。记者除掉在记者俱乐部能见到池田大臣以外，其他一切会面都被他拒绝，即使以个人关系见见面也办不到。由于我对在盟军总部强制下举行的交涉看不顺眼，对占领政策的束缚忍受不了，所有这些事情都混杂在一起，因此对池田的亲近感觉也越来越淡薄了。

既然池田不提供消息，就要从别人身上想办法。一旦套出一点情况，登到报纸上，池田便大发雷霆，终于，有一天他向大藏省的全体人员发布命令，不许他们对报界提供任何消息。这样一来，记者团就丢了饭碗。这不是岂有此理吗！这样池田和记者团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池田也认真起来，即使在大藏省的走廊上碰见，他也不看你一眼。这样一来，我也有所反感，也说些怪话，“好一个不讲情面的人”，“瞧你那副长相，活象个驴脸，摆什么臭架子”。

不久，记者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开始说，得想个办法整整池田。经过苦思冥想，拟定了一个作战计划：因为池田这个人较单纯，通过诱导追问使他发火，便会引出他的失言。

新年过去了。2月、3月是征税期，是日本在经济上采取紧缩政策（当时实行道奇方案）的时候，也正是经济评论家兜售危机论调的时候。

“就这么办。就这样，就这样。”大家商量好了。3月1日（1950年）利用在国会议事堂的议员室举行由大臣出席的记者

招待会的机会，向他提出尖锐的问题。不出所料，池田信口开河说：“搞黑市的中小企业倒闭个三两家算不了什么。”就写这个，各报社一齐摆开炮阵。十天之后，他又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质询答辩中暴露了池田式的经济哲学，他说：“没有钱的穷人别吃米，吃麦子就行了嘛。”可能是由于池田本人吃过麦子，终于道出了心声。这句话眨眼工夫变成了“穷人吃麦子去吧”的名言，传遍了整个日本。

池田的话从这个人的嘴里传到那个人的嘴里，臭名远扬的池田藏相的形象转瞬间形成了。但后来，这句话又竟然作为池田有勇气的表现而被人们传颂起来，真是件有趣的事情。

不久，池田和大藏省记者俱乐部和解了。他后来写了一本名叫《平衡财政》的书。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上田（朝日新闻）、中川（日本经济新闻）、桥场（共同社）等记者俱乐部核心人物的协助。

作为一个采访经济的记者，我不是头脑太灵敏的人。如果说多少有些呆气，那倒是说中了。工作转到大藏省以后大约三个来月，一个当记者的朋友对我这样说：

“喂，宫泽（池田的秘书官）的讲话你听过吗？”

“这个人我倒是挺熟，他的讲话却没有听过。”

“不听可不行呀。同盟军总部的谈判他都参加。”

池田藏相的英语不太好，同总司令部进行交涉的时候总是带着宫泽秘书官同去。据说既知道对方的想法，又知道池田的想法的人就是秘书官宫泽。机敏超人的宫泽喜一的头脑，

同他的语言能力，的确是了不起的。

大平正芳也是秘书官。经常是睡眠蒙眬、呆呆地坐在秘书官的椅子上，同紧张机敏地进行工作的宫泽恰好是个鲜明的对照。冷眼看，简直不知道大平在干什么，可他总是在搞些大的事情。大平的身影常常消失于秘书官室。一问他到哪里去了，他就傻呆呆地说：“去见个人。”

我同比较熟悉的登坂秘书(后来成为众议院的议员)也常常见面。他一个人承担了选举区的事务，总是忙忙碌碌地东奔西跑。

后来稻田耕作也参加了进来，当了秘书官。可以说都是很有些个性的人。他们分内勤和外勤，把随时发生的问题整理出来，及时向池田汇报，池田似乎也把他们当作商量事情的伙伴。说起来这些人就是池田勇人的神经系统，而对我们记者团来说，他们实际上也是池田的防栅。象我这样的人，几乎不是他们的对手，从来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消息。我不过是从远处环视池田和他周围的情况，池田离我还远着呢。

第二年(1951年)3月，我转到政治部，成为采访执政党自由党^①的记者。因为媾和^②已经提到现实的政治日程上来，人们预感到权力将转移给政党。我接近的目标是佐藤荣作干事长^③。

① 自由党：现在的自民党的前身。1955年11月，日本民主党和自由党合并，组成自民党。

——译者

② 媾和：指1951年9月8日四十八国在美国旧金山缔结媾和条约。

——译者

可是，人们很难啃动佐藤干事长，他也见新闻记者，但要紧的事情一件也不告诉你。尽管如此，当有些事情发生以后，再一琢磨，实际上他事先早已经在话里透露出来了，只是你的灵敏度差了一点儿。他就是采取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会见记者的。我觉得荣作先生实在是太让人难捉摸了。我总想设法直接摸摸这位干事长的底，目不转睛地寻找时机。机会终于来了。干事长病休，已经连续四、五天没来党部办公了。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去佐藤家里偷袭一次，其他记者都是早晨或晚上去，我决定中午去。在出发之前，就知道有他“谢绝会见一切记者”之说。

到了芝区二桥的佐藤家一看，大门口停着一部汽车。心想：在这种时候要是能知道谁的车牌号是多少就太好了，但已经晚了。我三步并两步走近汽车跟前，问司机：“这是谁的汽车？”不知道的时候就去问人，不告诉你就厚着脸皮磨，这就是当新闻记者的起码条件。“是池田大藏大臣的。”司机口气很生硬地回答。怎么，池田……，真奇怪啦。大白天池田来这儿干什么？大藏大臣前来访问自由党的干事长，肯定有什么事。我在脑袋里梳理了一下当时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想知道有哪个问题直接同党和大藏省发生关系，可怎么也想不出来。

就这样从正面去碰干事长得不到答案，这是明摆着的事。对，需要考虑从侧面去进攻。于是，我先回去了。如果从池田

③ 干事长：自民党内协助党的总裁执行党务的最高干部。

——译者

方面入手了解该怎么样呢？对，见登坂去。于是我到了大藏省。登坂告诉了我许多事情。

登坂说：“池田今天去见佐藤，仅仅是去探病。实际上，池田和佐藤是熊本第五高中的同期生，又是要好的朋友。而且当选为议员也是在同一时期。进入政界后，池田是大藏省的次官，佐藤是运输省的次官。在次官会议上，他俩是‘执牛耳’^①的人物。两个人同时都受到吉田总理大臣的垂青。对佐藤负责的党的财政问题，池田也予以合作；关于党的经营问题，佐藤也常常找池田商量。”

只要知道了这些，就不成问题了。攻佐藤干事长，实际就是攻池田。对，去池田家。大藏省的消息你池田可以守口如瓶，关于党内的情况总会透露点什么吧。因为人的习惯是，对自己不负责的部门的事情爱讲几句。

从这一天以后，我连续多日起早贪黑地往池田家里跑。可是池田家里的那些秘书训练有素，怎么也不让我见池田的面。经过两个星期的奔命，真感到有些疲劳过度，只好暂时作罢不去池田家了。就在这时，偶然在国会大楼的走廊里碰见了池田。

“噢，怎么了。最近怎么几乎不露面了呢？”

“我从~~大藏省~~调到采访党务工作了。”

① 执牛耳，古代诸侯订立盟约，要每人尝一点牲血。主盟的人亲手割牛耳取血。“执牛耳”指盟主。在这里泛指居领导地位。